



“形容词仍然很长，可信的动词还很短”

美国“气候承诺”能兑现多少？

本报记者 严 瑜

环球热点

重返《巴黎气候协定》、推动“绿色新政”、主持领导人气候峰会、提出新的减排目标……自上台以来，美国现任政府一反前任政府的气候政策，对全球气候治理表现出极大热情。

然而，对美国的这一转向，国际社会的担忧胜过乐观。承诺的减排目标是否靠谱？能否克服国内各方阻力？美国还值得被信任吗？美国过去在气候政策上的朝令夕改、在兑现对外援助承诺时的久拖不办，以及国内政治力量的激烈博弈，都让人们不得不对美国的气候承诺心存一个大大的问号。

重困难。

澳大利亚“对话”新闻网指出，虽然美国政府的新承诺很大胆，“但形容词仍然很长，可信的动词还很短”。至于这个承诺是否有助于让世界相信美国，仍有待观察。

“从美国现任政府展现的姿态以及采取的行动可以看出，其将气候变化议题作为美国重返多边主义、重塑盟友关系以及重新夺回世界领导地位的一个重要抓手，并将这一议题与美国国内经济复苏、能源转型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话题挂钩，即所谓‘绿色新政’。但可以看到，气候变化议题以及‘绿色新政’在美国国内都面临争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学者孙成昊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

阻力很大 诚意不足

在美国政府作出扩大减排的新承诺后，英国《卫报》引述专家观点称，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很重要，但同等重要的是，实施立法以实现这些目标。

美媒指出，由于国会两党尖锐对立，美国现任政府对于如何设计实现新减排目标的具体路径目前只能含糊其辞。现任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政治资本来启动这一进程，答案仍是未知。

“美国能否实现新的减排目标，具体

取决于美国国会。如果国会不支持，现行政府依靠行政命令，在2030年只能实现一半左右的减排承诺。从当前美国的极化政治以及两党在国会的力量对比来看，一直反对气候政策的共和党不会支持现行政府。”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院“一带一路”研究室副主任谢来辉对本报记者指出，从经济层面来看，美国想要如期实现新的减排目标及碳中和，在经济结构转型和技术方面仍面临很大挑战：一方面美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可能因为保障就业和发展制造业而产生逆转，另一方面清洁技术研发的进展尚不明朗。

“目前，两党在‘绿色新政’上的分歧较大，共和党不愿接受能源转型，认为这会损害支持该党派的能源集团的利益。一些保守派人士认为，减排会牺牲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因此，虽然现行政府在国际社会发出的减排呼声很大，但想在国内具体执行，面临很大阻力。”孙成昊说。

此外，美国现行政府作出承诺的力度是否够大，兑现承诺的诚意究竟多强？

“研究认为，要想达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2030年美国的排放水平必须比2005年降低57%—63%，但当前现行政府只承诺降低50%—52%，显然这是不够的。”谢来辉分析称，尽管现行政府有意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多边合作并发挥领导作用，但美国自身率先示范的能力不足，只希望推动其他国家行动。

朝令夕改 挑起竞争

孙成昊指出，一个不容忽视的现状是美国政府仍在用竞争视角看待气候变化议题。“目前，美国希望欧盟、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当中承担更多责任，并更关注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的争夺。美国现行政府所谓回归多边主义，很可能是一种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即只选择符合美国利益的多边主义。这是国际社会需要警惕的问题。”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是温室气体历史累计排放第一大国及人均历史累计排放第一大国，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

方面承担重要责任。”谢来辉指出，但是恰恰相反，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滥用特权，将其在气候治理领域的声誉破坏殆尽，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恶劣影响。

还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的气候政策具有很强的周期性和易变性，民主党和共和党形成的对立阵营相互牵制，多年来陷入“你签署我退出”的怪圈。

美国近几届政府在气候政策上频频上演的“剧情反转”以及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长期“欠账”，早已消耗了国际社会乃至美国国内的信心。正如《纽约时报》引述一名美国气候领导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的话所言，美国必须要先做很多事情，各国才能恢复对它的信心。

“美国政府换届导致气候政策朝令夕改，是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最大破坏。”孙成昊指出，美国国内气候政策能否与其在国际上作出的承诺相匹配，目前仍需打上问号。

4月19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2020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报告发布会上呼吁各国采取切实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并呼吁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尤其是兑现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

“美国应该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义务，在国内实施有效的气候政策，积极推动经济转型，加大技术研发，寻找实现全球碳中和的技术解决方案。”谢来辉指出，目前现行政府并未提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数量，未对发展中国家减排提供大力支持。“美国应当履行承诺，提供足够的资金和技术，积极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低碳转型。”

孙成昊认为，对国际社会而言，美国政府在气候政策上做出改变，兑现承诺，比召集一次峰会或是空喊一些口号要重要得多。“目前，美国部分战略界人士鼓动现行政府打造所谓‘绿色联盟’，把气候变化当作大国竞争的一张牌来打，这显然是错误的。美国必须摒弃这种战略取向，避免采用竞争视角看待气候变化问题。”

疫情反弹背后的“美国病”

□ 张腾军

近来，美国密歇根州等地再次出现疫情反弹，全美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持续上升，新一轮疫情大有卷土重来之势。与此同时，美国白宫官员日前宣布，美国已接种超过2亿剂新冠疫苗。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统计，已有超过40%的民众至少接种1剂新冠疫苗，接种数量在发达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

在美国政府高调渲染疫苗接种进展的背景下，接种人数的增多却没带来疫情的同步缓解，反而出现反弹，这一现象颇为吊诡。更反常的是，美国国内还出现“美国后来居上赢得疫情防控胜利”的言论，这显然是脱离实际的自我“精神胜利法”。

美国当前疫情呈现多点反弹状态。密歇根州、纽约州、佛罗里达州、新泽西州等人口较密集地区，近期新增病例激增，这与美国政府及各州采取的防疫政策有很大关系。

受疫苗接种率上升及经济复苏压力的驱动，美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防疫措施，部分州的州政府取消口罩令、允许餐馆和商户重新开业，甚至宣布疫情已经结束。防疫政策的松绑令民众防疫意识出现松懈，不少人认为胜利在望，纷纷恢复“正常”生活。此外，美国政府研究和应对变异新冠病毒的工作严重滞后，现有新冠疫苗抗击变异病毒的效果也不理想，导致新的感染病例急剧上升，疫情形势趋于严峻。

自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始终未能走出疫情阴霾，“恶化—缓和—反弹”的现象反复上演，这表面上是国家公共卫生治理的危机，本质上是美国政治、社会存在的诸多深层次问题。

首先，政府抗疫不力是主因。美国前政府漠视生命、放弃抗疫努力，导致美国一度成为全球疫情“重灾区”。现行政府上台后，将防控疫情作为执政初期优先事项，推动出台疫情纾困计划。但相较于美国疫情的严重程度，有关政策显然不够有力有效，口惠而实不至。现行政府仍试图在疫情防控与经济复苏之间寻找平衡，寄希望于尽快实现疫苗全民接种，缺乏足够的意愿和能力推行严格的防疫政策，令美国疫情难以遏止。

其次，政治力量操弄是根源。疫情从一开始便成为美国政治博弈的工具。美国国内政治力量为谋一己私利，将防疫政策上升到政治意识形态高度。在少数政客的灌输和怂恿下，部分民众将个人自由与健康安全对立起来，认为防疫政策威胁个人自由，是别有用心的“政治迫害”。民主党与共和党各有私心，抗疫与反抗疫力量之间的斗争从未止息，美国政治极化痼疾显露无遗。

第三，社会矛盾激化是催化剂。当前，种族矛盾等社会问题与疫情同步发展、相互促进，疫情导致民众更加冲动，偏激仇视为频发，而民众上街游行抗议又加剧疫情蔓延。短期看，这些社会矛盾深重难解，如果疫情无法尽快得到有效控制，矛盾只会更加尖锐。

疫情危机久拖不决，令美国民众生活越发艰难。政府救济或解一时之急，却难为民众摆脱困境提供有效助力，当下仍有许多家庭尤其是工薪阶层难以负担日常开支，挣扎在生活崩溃的边缘。如果任由疫情发展，经济复苏也无从谈起。

可以说，疫情已成为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矛盾的放大器和催化剂，对美国产生了全领域、全方位、长时期的冲击。这是一场典型的美国式危机，难以根除的政治社会痼疾以及政府在疫情防控、国家治理等方面的诸多失误，正是这场“美国病”的根源。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核污水排海，日本须悬崖勒马

本报记者 高 乔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和中美洲8国副外长近日共同出席韩国与中美洲一体化体系副外长会议。会后，与会国发表联合声明，对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决定表示担忧。

4月13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正式决定，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过滤并稀释后将排入大海，排放将于约两年后开始。此举遭到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一片反对，但日本推进核污水排海的步伐仍在继续。

不顾多方谴责

日本坚持核污水排海的举动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反对和担忧。

联合国有毒物品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马科斯·奥雷利亚纳、联合国食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迈克尔·法赫里、联合国人权与环境问题特别报告员戴维·博伊德发表共同声明表示，日本政府以海洋排放方式处置福岛核电站事故核废水的决定非常令人担忧，因为上百万吨被污染的水排入大海后，可能会对许多人的生命和整个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太平洋岛国论坛近日呼吁日本政府重

方案广受质疑

目前，日本主要是通过名为“多核素去除设备”(ALPS)的系统过滤掉核污染水中除氚以外的其他核素。然而，ALPS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受到多方质疑。

据日本《日刊现代》网站报道，自2013年东电运行ALPS以来，ALPS始终处于“试运行”阶段。在4月14日的日本参议院资源能源调查会上，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承认，因急于处理核污染水，该组织省略了一部分ALPS“正式运行”前的检查手续。

据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去年12月发布的一份资料显示，核污染水经二次处理后，除了氚外，仍含有碘-129、铯-135、碘-134等12种核素，且多为半衰期超长的核素。美国《科学》杂志近日刊文指出，ALPS在净化处理过程中，会不时漏掉钌、钴、锶、钚等放射性寿命更长且更危险的同位素。

行为恶劣违法

美国海洋保护学家里克·斯坦纳指出，福岛核污染水处理不只有排入海洋一种方式，日本选择的方式极不妥当。

“日本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担负‘公约’第十二部分规定的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一系列义务，同时需要履行一般国际法上不造成重大跨境影响和损害的义务。‘公约’的其他任何缔约方都可以启动‘公约’第十五部分规定的包括强制仲裁在内的法律程序，要求日本履行‘公约’项下的程序义务或实质义务。”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所教授孔令杰对本报记者表示。

孔令杰强调，如果日本核污水排海后确实对海洋环境及其他国家造成实际损害，受到损害的国家有权要求日本履行相应义务，担负相应责任。但到那时，损害已经发生，如果损害是不可修复、不可逆转的，赔偿显然无法解决受害方的全部关切。国际环境法特别强调审慎原则，目的就是最大限度避免这种损害。“日本应当认清自身责任，秉持科学态度，履行国际义务。”



庞贝古城重新开放

近日，意大利多地进入新冠肺炎疫情风险较低的“黄区”，庞贝古城重新开放。

图为游客在意大利庞贝古城参观。

新华社发